

500

張益弘著

# 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三民主義！



# 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目次

## 前言

### 第一章 討論的前提

#### 第一節 文化運動的意義

#### 第二節 發展文化的方法

### 第二章 問題的中心

#### 第一節 兩次革命論的缺點

#### 第二節 一次革命論的正確

### 第三章 具體的方法

#### 第一節 和平轉變的理論

#### 第二節 民主主義的重要

### 第四章 進行的政黨

#### 第一節 無產政黨必然消滅

#### 第二節 國民黨所盡的作用

## 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

## 目次

一  
四  
五  
一四  
一三三  
一三四  
三四  
四五  
四五  
六二  
六三  
七〇

第五章 今後的方針……………七八

第一節 闡揚三民主義的必要……………七八

第二節 展開文化運動的途徑……………八八

後記……………九七

# 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

## 前言

我這本小冊子，直接是對友人李麥麥教授「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一書所作的批評，間接則可說是對馬克思主義——兩次革命論的一種評價。因為李君在他的巨著裏，對我們充分表現出他是中國目前獨一無二的馬克思主義者，好像深得了馬氏的衣鉢真傳，而與他意見相同的人又很不少，批評了他，則他的一切「同道」就不必置論了。

李君這本巨著，據說是「從反面批評他人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意見」（註一），我現在再來給他一個反駁，便如觀是批評之批評。他「所批評的是那些人呢？明白地說：就是葉青，狂疑今，李立中諸位」。

（註二）見李君「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以後凡引語之未註明出處者，均係從李君書內引來，特此聲明。

這幾位朋友，在李君的書中，是「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是「反歷史唯物論的先驗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蠢才」，而且「在實際問題的解決上完全是一個低能兒」，毫不足取！以葉青為例。他雖有六七百萬字的哲學、政治……各方面的著作（文章和書籍）問世，並且提出了許多獨創的新意見，超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原來的範圍以外，依李君看來，「葉青，這幾年來我認之最清白的葉青，他能有什麼像樣的政論著作作出而問世呢？假如說他在數年來自願專攻的哲學內，尚且是一塌

糊塗，沒有絲毫貢獻，那末，在他多年來宣佈不敢過問的政治科學內，又能有高人一等的東西出現嗎？有著作表現的葉青，並且如是，其他與葉青意見相同的人，更只算得葉青的「門徒」或「同道」，卑卑不足掛齒了。

讀者諸君！你看見嗎？我國目前唯一有理論貢獻的天才家，不是別個，就是寫四萬多字巨著的李君呵！

不過，我於此要順便問李君：你說「葉青……在他數年來自翻專攻的哲學內，……是一塌糊塗沒有絲毫貢獻」，因為你的言論自由，我無權禁止；但平心而論，你究竟讀過了葉青幾本哲學著作呢？在那些著作中，他談了一些什麼問題呢？他對那些問題的意見是怎樣的呢？如果說不對，具體的錯誤到底何在呢？凡此，都希望你有一個明白的反省和答覆！不然，青年人將視你說話為信口開河，焉能服衆？

李君本來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為中國當代的馬克思或列寧。所不同的，是原來的老馬克思和老列寧有幾百萬字的著作來表現其精深的見解，而我們這位當代的新馬克思或新列寧，自己在其「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一書前面所寫的告白是：從寫文章以來，直到現在，除譯了四本書外，著的也只有四本，（還遺漏了一本「論中國共產黨」！），每本平均不出八萬字，總共不會超過三十萬字以上。雖是如此，在我們文化落後的中國，却不能不是一件稀奇可貴的事，值得自登廣告。萬能的主啊！請你像李君說的一樣：「從我們之中把這些東西取去罷！」

中國人在文化上，創造的能力雖很薄弱，模倣却是拿手好戲。李君既為中國人，自難居於例外。他反對「模倣創造」，贊成胡適所說的「模倣就是創造」的格言，故其模倣也，比一般人更為周到。

他自視爲馬克思嫡系的正統門徒，對於馬氏不獨崇信其學說，有唯命是聽的精神，甚至連文字的技  
巧亦模倣馬氏，引兩許多神話和故事的詞句來點綴，像馬氏寫「資本論」一樣，表現出文學的作風。  
在馬氏之外，還學得有列寧以來第三國際老前輩的氣概。這氣概顯露在文字上，就是目空一切地叫罵  
論敵，絲毫沒有學者平心靜理的態度。李君把列氏罵狄茨基的姿勢毫無二樣地模倣過來對付中國的朋  
友，遂動輒斥人做「蠢才」，好像只有他一個人是蓋世無雙的「天才」的樣子。這對於崇尚禮讓的敝  
(中)國，實在有點「那個」！

在李君的解釋是說：「批評人要有批評人的誠實，苟出於誠實，雖至叫罵亦無不可」。然而，依  
我的感覺，批評人除應該誠實外，必須明白理論的爭鬥只有理論纔能解決，叫罵徒自暴露其失態，給  
青年人一個極不良的印象，毫無益處。我說這些話，並非故意與李君在批評的態度上斤斤較量，實在  
是希望李君加以冷靜的沉思：你觀李立中批評別人，於詞句上不該表現出「傲慢態度」，固然很對；  
但他的態度還不及你遠甚呢！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李君於「學習西洋文化」  
之餘，其亦知此律已之道乎？

「由李君這種無知的驕傲，使我想對一位令人惡心的德國的杜林博士，或者李君的驕傲既是從杜  
林那裏學來的」。如列寧所說：「再沒有比這種似乎有學問而實際上不是小學無術，便是對於馬克思  
主義全無知之醜辯說更壞的了」。

我這本小冊子中，所要論述的是以客觀態度來分析李君與葉青、汪疑今、李立中諸位對中國文化  
問題發表的意見究竟誰是誰非，並藉此說明我自己全部的見解。所以，它不僅有消極的破壞作用，而  
加有積極的建設性質。其中，就使引得有李君叫罵或自誇的話來回敬，也不過是企圖使他親自嘗試一

下，加以反省而已。

就表面上看，本書或不免似乎有替葉青等幾位辯護之處，這是理論的正確和事實的真相逼迫着我如此，並不是在講什麼私人的感情。事實上，除葉青是我們幾年來很好的朋友外，在疑今、李立中兩位都還只有一面之緣，尚無很深的交誼；反之，李君和我倒認識了一年多，過去同在上海辦過出版社，友誼非常之好。在經常的會面中，也討論過許多問題，我對他的思想知之甚深。直到今天，我與他之批評葉青一樣，雖是「捨友人而取真理」，給他以理論上的反駁，私人間並無什麼仇怨，也沒有破壞感情，學術的論爭，乃是另一回事。以李君之明，當能見諒吧！如有不同意見處，仍可繼續討論，真理愈辯則愈明，只希望你儘能「虛懷若谷」地研究別人的意見！

因此，退一步說：就使我們替葉青等幾位辯護了，亦無關係。問題是看他們的意見正確不正確，是否真理。如果是真理，別人非難他們，我替他們辯護，便是為真理而奮鬥，非常正當；如果不是真理，我的辯護總不應該，那我也不會替他們辯護。李君和我既是很好的朋友，我為什麼不能替李君辯護呢？原因就如亞里士多德為我所答覆：「朋友與真理皆為吾人所愛，然朋友果使真理瀕於危境，則吾人亟應捨朋友而取真理」。

現在，我們就來攷察李君批評別人的意見，和他詳細商榷吧！

### 第一章 討論的前提

在抗戰中，文化界發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小冊子多如牛毛。李慶芬君也許是為這種現象所感動，雖礙於期間，很少寫作，亦不能不將他過去發表過的幾篇論「文化運動的性質」的文章湊合成

一本小冊子印出來趕場。他的傑作題名叫做「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在這個傑作裏，與葉青等討論的是什麼呢？即如次的問題：中國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呢？還是社會主義的呢？

要明白這點，我以為首先不能不認識文化運動的意義，而要明白文化運動的意義，又必先了解文化的意義。「性質」是說明「是怎樣」，「意義」則解釋「是什麼」。譬如我們欲知白芍的性質是怎樣，必先明白它的本身是什麼纔行。同理，若不了解文化的本身是什麼，如何能說出它的性質是怎樣呢？所以，問題的開始應從文化的意義說起。

明白文化的意義以後，必須進而討論發展文化的方法。中國是一個後進國，一切不如歐美，新文化的程度自很低下，將來要建設文化使成一個文明的國家，究竟用什麼方法呢？照着歐美的路子走？還是另自開闢一條捷徑？在此，李君與葉青曾有一個原則上的討論，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辨其是非，才能決定中國文化將來發展的路徑。這一切，便是我們討論的程序。

## 第一節 文化運動的意義

我讀完了李君的巨著以後，頭一個感覺就是他與人爭論很久不能解決的問題，實在是一個名詞問題。他雖不惜紙筆地一論，再論，「三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批評了人家一大套錯誤，歸結起來，不外乎對文化的意義沒有弄得清楚；於名詞的解釋各有不同而已。

實際上，葉青等對文化問題的意見，並無與李君衝突之處，只怪李君自作聰明，要和別人咬文嚼字，硬說人家所說與我不同，從而大發感慨，加以反對。這正同巫師一樣，本來沒有鬼，他自己裝一個草人當做鬼，又用箭來向它射擊，豈不可笑？

惟其如此，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文化」一字的意義究作何解，不然，問題的本身便沒有明白。問題都不明白，答案怎麼能夠相符呢？所謂文化運動，就是指文化的運動。要說明它是什麼，必自解釋文化始。

李君也很同意這點，他說：「要明白什麼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當先明白什麼是文化運動。究竟什麼是文化運動呢？大哥說：文化運動就是一理論」運動；二哥說：文化運動就是一意識」運動；三哥說：文化運動就是思想運動。四哥更說：文化運動就是「哲學科學化」運動。如此紛紛不一，大有盲人摸象之概。

不錯，「理論」、「意識」、「思想」等等，確是文化裏面的重要因素。但，恰像象的尾、腹、牙等等不能代表全像一樣，「理論」，「意識」，「思想」等等也不能代表文化的全貌。因為後者比前面諸項，實要無限的寬大，無限的複雜。

「文化」一辭，一般地說：是指與自然相對的東西而言。自然是不依賴人類而存在的，文化恰是相反，它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人類的作業。文化的範圍可分作三個基本部分：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人類同自然鬥爭的結果，產生出人類的物質文化；人類不是個人地而是社會地同自然鬥爭，因而又產生出社會文化。最後，人類在和自然鬥爭過程中和在社會生活中漸次積累了他們的知識和經驗，並提高了他們的精神活動和要求，因而又產生出精神文化。總之：文化是人類勞動造成的一個有機的全體」。

這些，便是李君對「文化」二字所下的定義。依此來解釋「文化運動」，豈不要說它是「人類勞動造成的一個有機的全體」的運動嗎？所謂「人類勞動造成的一個有機的全體」，我想不外乎是指整

個社會體系而言，簡言之，就是社會。如此，文化運動便是社會運動了。這樣的說法對不對呢？我的答覆是：一半對，一半不對，而且極其含渾籠統。何以見得呢？

第一，說文化是與自然相對的東西，爲人類勞動的產物固然不錯，但把他分爲「三個基本部分」便不對了。「基本」二字是「根本」的別名，有最終的意義，就哲學的觀察，宇宙間的東西，只有「物質」和「精神」兩種纔算是根本的東西。物質論用「物質」來說明一切，觀念論用「精神」來說明一切，都是解決「哲學的根本大問題」（註二），能夠成立。通常將文化作哲學的分類，也是把它劃成物質的和精神的兩種，叫「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兩者之外，從沒有看見什麼「社會文化」——「範圍」的劃分，也許是李君天才的「新發明」吧？「社會文化」這個名詞要能夠存在，就只有把全部（物質的和精神的）文化看作「人類勞動造成的一個有機的全體」，拿來與自然現象相對，用「社會」二字總括形容而已。此外，便沒有甚麼道理，李君如不甘心，我就要請問：一個社會中的文化，除開了物質的和精神的，還有什麼非驢非馬的「社會文化」？它的內容爲何？

（註二）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論」第二章

第二，說社會文化是「人類不是個人地而是社會地同自然鬥爭」的結果，也非常錯誤。李君既相信馬克思的學說，便應知道：「舊物質論的觀點是市民（指個人主義的——益弘）社會，新物質論的觀點是人的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註三）。在生產上，人類從來就是「社會地同自然鬥爭」，已無疑問。把這種鬥爭看做「個人的」行爲，是十八世紀哲學家枯燥的幻想，爲馬克思所否認。如此，「人類同自然鬥爭」所產生的文化，不論其爲物質的或精神的，便都是一種「社會文化」了。怎能「因人類不是個人地而是社會地同自然鬥爭」的關係，遂於「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外，另設一種

「社會文化」，與此兩者鼎立成「三個基本部分」？然則，在「社會文化」以外，豈不還有一種把文化看作「人類……個人地……同自然鬥爭」而產生的「個人文化」被李君否定了嗎？李君如非十八世紀的玄學家，從何處看見過「人類……個人地……同自然鬥爭」的事實，因而要特別表明「人類不是個人地而是社會地同自然鬥爭」的道理以證實其文化爲「社會文化」呢？望有以語我！

第三，「理論，意識，思想等等」，不僅是「文化裏面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它基本的意義。其於文化，與象的尾、腹、牙等之與全象的關係不同，李君的比喻並不恰當。因此，說文化運動是理論運動，意識運動，思想運動等，便「大有盲人摸象之概」，只是李君這位「盲人」的感覺，別人決不如此。

然則，「文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的答覆：它有廣狹兩種意義存在。從廣義，或「一般地說」，它與自然現象相對，一切由人類創造出來的社會現象，不論是物質的或精神的事物，都可叫做文化；依狹義，或特殊地說，它與社會中的經濟構造，政治制度兩者相對而言，指的是一切思想——意識形態，換言之：社會中的任何學術思想都可叫做文化。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運動」，就是指此意識形態——學術思想的改造運動，或稱思想革命。故大哥、二哥、三哥、四哥的意見，都有理由，並不錯誤。列寧對文化所下定的定義，是就廣義而言，自有其場合，不可執一非它。李君知道事物是多面性的，因而一個名詞不止有一個界說的事嗎？

事實上，除李立中與李同一意見取文化的廣義外，葉青對文化所下的定義即與我相同。他一則說：「我以爲文化（Culture）是知識的和教養的，文明（Civilization）是政治的和社會的。因前者爲抽象的思想與教化，屬於思維；後者爲具體的制度和風俗，屬於行動」。二則說：「文化就

是觀念形態，具體說：即宗教，哲學，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三則說：「文化的定義，抽象地看，可以寫成這樣，即：文化是產生於物質生活又作用於物質生活之精神的體系，有一貫的原理，在形式上為種種觀念形態」（註四）。如此，他把文化運動看作一種思想運動有什麼不對呢？

（註三）見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第十條

（註四）見「文化建設」第一卷七期葉青「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討論」一文

李君不明白這個道理，只知文化的廣義而不知其狹義，處處用廣義的意義來反對人家狹義的意義。要我們始終把他「上述的文化概念置諸念頭」，說：「否則，便不免落盲人摸象之故套」。實則，廣義的意義太抽象，不如狹義的意義來得具體，倒能代表文化的本質。李君一定要把廣義的「文化概念置諸念頭」，使它變成一個龐大的象，自己又摸不着牠的頭腦，反怪人家不是，豈不可嘆？

假如我們把文化運動看做一種學術思想上的改進運動，則李君與葉青等的意見，並無不調之處。因為「葉青、李立中等，正是以爲一九二七年來中國文化界的轉變，是由資本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轉變，葉青說：『由戊戌而五四是第一個否定，由一九二七以後是第二個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即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文化之否定。因此，葉青等遂肯定目前文化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而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

李君從他自己先驗的「文化概念」出發，堅決反對這個意見說：「這種肯定，是如何地表示葉青這般人只會搬弄哲學公式而對於實際問題之糊塗無能呵！……這般幼稚的吹，既無批判地搬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後的社會科學運動完全看作科學的社會主義運動，又把社會主義運動看爲社會主義文化運

動。這不是表示他們熱心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這是表示他們白晝見鬼！

何以呢？理由很簡單：「第一，社會主義它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第二，社會主義運動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因此，現在中國的文化運動，它不能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只要你是不能說資本主義是不需要社會科學的，你就不能說，一九二七年後的社會科學運動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這種不同思想運動，並不是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文化之否，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在躍進一個新時代之前一種必然的臨產的陣痛表現」。

這樣，很顯然的，所謂社會科學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三者，在葉青等看來，是本來相同的文化運動，即學術思想改造運動之三個異名的形態；而於李君眼中，則此三者各為一物，互相獨立，不得同屬於文化運動的範疇。當汪疑今批評他不該把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妄生分別」時，他便怒不可遏地說：「這若不是我『妄生分別』，就是由於你蠢不可救」！

其實，李君假如不專門追躡於馬克思之後以嫡系的正統門徒自居，能夠記住資本家李耳忠告孔子的話，即「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稍稍一捫心反省時，便可知道：把文化解作理論、意識、思想等等，稱其運動為理論運動，意識運動，思想運動……，實為正當。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界」，並不如李君之「含義極廣」，把它看作人類勞動的全領域，而是狹義地指學術思想界說的。因此，我們這些作頭腦勞動的人，也可叫做「文化人」，「文化工作者」或「文化運動者」。在這個意義底下，葉青等「以為一九二七年來的中國文化界的轉變，是由資本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轉變」，很顯然地不是說中國立刻要實行社會主義。這由他對中國真正的「空想派——安邦其派」——共產黨的盲動主義之嚴厲批評可以證明，李君並非全不知道。他所指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即言學術思

想的轉變，朝着社會主義的理論方向走。一九一七年後的社會科學運動」便是以傳播社會主義的學說爲內容，怎麼不對呢？

很奇怪的，是李君批評別人不該把文化運動看作理論運動或思想運動時，自己却又將五四時代高揚個人主義意識，從歐洲請出德（Democracy）先生和賽（Science）先生來的工作叫做「五四新文化運動」。他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是我們的文藝復興或開明運動（即啓蒙運動——益弘）之合流，並且是一九二五——二十七年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奏曲」。但，在歐洲，所謂「文藝復興」或「開明運動」，根本是歷史由中古轉入近代之初產生的一種思想革命。它「復興」的「文藝」，即希臘時代的哲學和科學。其作用就是要拿這些被人遺棄很久的進步思想來破除中古時代宗教的迷信和愚昧。「啓蒙」或「開明」的意義，亦即在此。這樣，文化運動之爲學術思想的改造運動——「哲學科學化運動」，還有疑問嗎？李君反對人家作如是觀，而自己又作如是觀，若非自相矛盾，便是俗語說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此嗎？

所以，我說李君與別人白眼相爭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名詞問題。他雖不承認中國有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却說：「須分別清楚，反對說目前文化運動不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而同時主張目前文化運動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的人，並不是反對社會主義運動，更不是反對革命時代進行意識運動」。

然則，在李君的天才思想中，社會主義運動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它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有什麼分別呢？據他的報告：「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革命思潮運動，而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指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絕對勝利後一種新社會之內消滅階級和國家的人類文化運動」。這樣，李君的「社會主義運動」，不恰恰就是葉青等所指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麼？名詞雖不一樣，內容却完全相同，何必因執己

見是我非人呢？

於是，李君提出了抗議。他說：「他們不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社會主義運動只是一種理論運動，而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不限於理論運動，其範圍比理論運動更寬大到無數倍以上。……把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看爲無區別的利同時的，不是不可救的蠢才麼？」

在此，我覺得李君應該明白：你說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革命的思潮運動——理論運動固然可以；但把它看作一種革命的政治運動——實踐運動亦無不可。而且後者的意義比前者更顯明。只要你稍一拋開主觀的成見便可感覺得到。反之，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這一術語之不僅能顯示其爲「社會革命取得絕對勝利後一種新社會之內消滅階級和國家的人類文化運動」，而且可以表明它是一種革命的思潮運動——理論運動一點，除你李君外，別人是未必執一非它要與人死爭而可同意的。葉青的意見，正是如此。

爲什麼呢？因爲社會主義的本身是一種理論，要把它在社會上造成一個運動，只有訴之於實踐。一般所指的實踐，是作政治的改造，即使它變成一種政治運動。依馬克思：「沒有一個政治運動。同時不是社會運動」（註五）。故通常把實踐社會主義的運動，即社會主義運動，簡稱爲「社會運動」。如果要將社會主義的運動限制爲「意識運動」，便必須在「社會主義」之後加上「文化」二字，叫做「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纔能明顯。這就是要表示它不是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而是社會主義的意識運動。李君其知之乎？

（註五）見馬克思「哲學之貧乏」第二章五節

不獨此也，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並不限於「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絕對勝利後」，在資本主義社會內

推測以的所進行動意識運動，便是此文化運動的萌芽，亦即其在黑恩上開端「消滅階級和國家」的革命之表現。李君既把五四運動看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或開明運動」，則須知此等運動在歐洲，其爲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並不發生於「（資本）主義革命取得絕對勝利後」，反之，却是資本主義（政治的）革命到來的信號。不然，依李君之說，它發生於封建社會的末期，不是要叫做封建主義文化運動麼？

照我看，若就李君所取之廣義的「文化概念」來說，它裏面，本應該包含經濟構造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三個部分。依馬克思的意見，一個社會的發展，是由下而上的，即經濟構造決定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而一個社會的變革，却是其相反，須由意識形態的改造入手，再及於政治制度與經濟構造。這三個部分既同屬於文化範疇，成爲整個社會文化組成的要素，則當社會變革之初，意識形態上所發生的改造運動——「革命的思潮運動」，怎麼不可算作文化運動呢？

李君因爲不了解這點，所以說：「不但十九世紀各種社會科學是資本主義文化表現，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全部理論也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自身不但不是在無產階級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長育起來的，就是他們的理論的體系之基本的部分，也都是由資本主義文化構造的」。上帝呀！李君的「頭腦」怎麼這樣「清楚」，把甚麼都混做一團了呢？還不獨是把父母生出的子女看作父母的本生，而且是把生育子女的父母當做了子女了。你爲什麼不給位「嘗……：一點智慧之果」，致「令人笑落大牙」呢？在我們「不學無術」的人看來，科學的社會主義雖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產物，爲「德意志的古典哲學，英吉利的古典政治經濟和法蘭西的歷史科學」之澈底的繼承，其自身一經出世，便是一個獨立的東西，「是社會主義文化表現」。恩格斯說得好：「與一切新理論同

據，社會主義理論必然連繫於其切近的前輩之觀念系統，縱然事實上這個理論是從經濟事實的基礎上發根的」（註六）。如此，怎樣說它「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呢？難道能產（來源）與所產（本身）之間沒有數變與質變的差異麼？

這些道理如不明白，李君豈不「連文化的本質知冠義都弄不清楚」麼？但，他自己雖「弄不清楚」，却要侈口來譏笑別人，說「中國的左傾文人——葉青、汪疑今、李立中等，居然說現在的中國文化運動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其幼稚實等於未滿周歲的小兒。這不止是和巴枯寧一樣「把妊娠第二個月弄成第九個月」，簡直是張冠李戴，認猴爲人」！這使我站在旁觀的人，除太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文化程度的低下外，我復何言呵？

（註六）見恩格斯「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

## 第二節 發展文化的方法

但，我們「博學」得了不起的李君，却強迫着我繼續聽他談論發展文化的方法。他在這方面與葉青所爭的是：要發展中國的文化須用什麼方法呢？模倣外國，還是自己創造？換言之：我們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是徒然介紹？還是繼續創造？

首先，要注意的是葉青的意見怎樣呢？他認爲：「中國現在的文化，無疑的是在發展的路上。由介紹到創作，事實非常顯然。雖然現在這需要介紹，但是它的意義與從前不同。從前是爲無知而介紹，爲開化而介紹，現在則是爲探究而介紹，爲創造而介紹」了。「試想想：由「戊戌」而「五四」，以迄如今，凡是外國有的，都已介紹過來了，現在還可徵名詞公式的解說麼？如果說還可，那就只有